



戰士的道路

張 笠等著

雲南人民出版社

編 者 的 話

這幾年，在我們的國土內，許多人，幾乎可以說是所有的人們——包括工人、農民、干部，還有年老的爺爺奶奶、年輕的爸爸媽媽和天真的孩子——都過着和平幸福的生活，大家緊張的勞動工作和學習，安靜的休息和酣睡，愉快的渡過休假時刻……這幸福生活是怎樣得來的呢？人們都可以回答說：“原因很多。其中，我們最可愛的人，我們祖國的保衛者——解放軍流血犧牲保衛邊疆起着很大很大的作用。”

是的，正因為這樣，所以我們許多人常常關心我們的軍隊，常常想了解我們軍隊的戰鬥、訓練生活，常常想了解我們戰士的進步情況。這裡，我們特從昆明部隊1956年積極分子大會的典型材料中，選出幾篇文章編成兩個小冊子。本書“戰士的道路”，向人們介紹在解放軍內部，軍官和士兵，怎樣進行着嚴格的訓練生活，一批批的新戰士怎樣由一個普通的工人、農民，變成一個有才能的真正的戰士；各種各樣職務不同的戰士，怎樣積極學習，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……所有這一切訓練，都是保衛我們幸福生活的力量。另一本的書名是“潛伏兵”，它專門反映我們的戰士，我們最可愛的人，在邊防線上，怎樣警惕地保衛着邊疆，怎樣忍受着一切艱苦困難不惜流血犧牲和敵人作鬥爭，同時，介紹戰士們怎樣全心全意地幫助人民發展生產，提高文化，建設幸福的家園。

通過這些典型材料的介紹，我們還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，特別是可以用學習解放軍官兵那種艱苦奮鬥的革命傳統，那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高貴品質。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我是一个战士.....	張 笠 (1)
謝謝你，我的好班長！	潘克昌 (6)
景頗族人的好子弟.....	一 木 (14)
青春的光輝.....	趙 宏 (19)
在風雨中行進.....	姚 冷 (26)
护士和茂春.....	張 焜 (29)
周大海的歷程.....	丁布先 (33)
一点一滴地为祖國節約.....	柳 峯 (37)
艰难的道路.....	賽 克·志 道 (41)
讓战馬飛奔.....	張 俏 (46)

本書插画作者：林聆 苏治 陈傳理

封面攝影：馮紹武

41頁照片攝影者：趙 彬

“我是一个战士”

張 笠

每当春天，我們看到許多青年人揹起簡單的行裝，告別父母，远离故鄉，走上保衛祖國的崗位。不难想到，在离开家鄉之前，他們就早已下定决心要作一个战士。不过嚴格的說，当時这种决心恐怕还只能算作一个愿望，要使愿望成为事实，到他們可以毫无愧色的望着所有人的眼睛說出“我是一个战士”這句話來的時候，應該說还有着很長很長的一段距离。

去年，雷耳康应征入伍了。那時，他才十九歲。人在十九歲的年紀上，生活、工作只不过剛剛開始，許多事情都沒有經歷过呢！不錯，过去他也曾作过些事，是儿童团的隊長，看守过地主，放过哨……（这是他常常引为驕傲的），可是当一張应征入伍的通知書送到家以后，这些算得了什么呢？当時他真是又高兴又滿意，簡直象是跳進机倉的飛行員或者輪机兵，只需要伸伸手，馬上就可以高飛远航，冲開云雾，乘風破浪，那里会想到有什么困难呢！

事实本身并不这样簡單，还是他來到新兵营的最初几天，第一个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。是在去扛粮的路上，虽然現在他已忘了那个同伴的名字，可是發生的事他还能清楚地記得起來。

“要開往边疆了！”也是一个新入伍的同志告訴他。

雷耳康沒回答，心里想：“去边疆就去边疆！”

“边疆上会不会打仗？”

“打仗”这两个字象閃电似的在雷耳康心里一划而过，他斜睨了他的夥伴一眼，考慮了一陣才大不以为然的說：“参军正是要保衛祖國，既是战士，怎么能怕打仗？”

他們的談話到这里就結束了。这些話在年青的雷耳康心里引起了

第一次思慮，他開始知道，保衛祖國並不是一句空話，需要行動……

來到了部隊上，老同志的歡迎，初相見時的過分親熱和客氣很快的就都過去了。接着來到的是嚴肅而緊張的練兵生活。他被分配到營里作通訊兵。送完通知，又要招呼干部開會，一天忙到晚。看見同志們在院子里練瞄準，心里真着急。

“難道就這樣下去嗎？”晚上睡在床上，他暗暗的問自己，一會，他堅決地搖著頭，“不行！不會打槍，我算什麼戰士！”

第二天，他趕早把零碎事情安排好，然後和大家一起爬在院子裏糾瞄準。地上鋪滿了粗沙子，剛下過雨，濕漉漉的，一會又被太陽晒得，熱烘烘的。一天，兩天，臂痛眼酸，特別惱人的是兩個手肘都給磨破了，鮮血往外浸，觸到地面就是一陣扎心的疼痛，儘管痛，也只有咬牙堅持，要是稍猶豫一下，槍就不听使喚了，會擺來擺去。休息了，爬起來看看手肘，真不願意再爬下去。的確，誰不親自試試，他就不会真正的知道作一個優秀射手該是多麼不容易。

成績是不會折磨苦心人的。經過了苦心的練習，基本射擊第一練習他就取得了優秀成績。

雷耳康就是這樣進入他的戰士生活的，但這些還遠遠不是一個戰士生活的全部，更嚴酷的考驗還在後面。

不久，他到團里學習，不論白天黑夜，只要聽到命令，他就必須立刻動身，把通知送到被指定的任何地方。在家里他沒走過夜路，再說家鄉也沒有這樣大的山，這樣深的林子，到處都是崢嶸的岩石，可疑的陰影，說不定轉眼之間就會跳出一隻豹子來，老實說，他是有些怕。

“你是戰士，怎麼能怕這些！”這句話總是在節骨眼上支持著他。

在一次演習里，他沒有完成任務，直到現在他還不能忘記當時那種難過的心情。是送通知，他遵照著指揮員的命令上了路。任務是緊迫的，他沿著狹窄的田埂飛跑，而且要一路跑，一路判定方向，那里還顧得上什麼泥水。很快的他來到了一個山坡上，根據一切情況看來，眼前的破房子就是目的地。按戰鬥要求，他不能喊，又不能走進房子去，一個通訊兵在狹窄的地方和“敵人”相遇是很危險的，自己

“犧牲”是小事，要緊的是任務。他繞房子兜了兩個圈子，一個人也不見。眼看時間到了，他只得返回指揮所來。

回到指揮所里，雖然沒有人批評他，可是自己是不能原諒這種錯處的，他狠狠的把自己批評了個夠。

又一次，在漆黑的夜晚，他被叫進了指揮所。指揮員把一份命令交在他手里，上下打量了他好一陣說：“這一帶地形複雜，要通過‘敵人’的封鎖，很可能和‘敵人’的小部隊遭遇，應該保存自己，完成任務。”

他和另一個同志一起，把命令揣在懷裡走出了指揮部。

在縱橫交錯的丘陵地帶，到處閃亮着假設的“敵人”的照明彈，而且不時有“敵人”三三兩兩的搜索部隊出現。土坎後面，亂草叢中，隨時可能有人跳出來把他們捉住，真是要一步一個小心。

通訊兵的機智告訴他，兩個人集中在一起，危險會更大些，他們必須拉開距離，走在前面的任務是偵察敵情，掃清道路，後面的同志保存文件。

他們定下了訊號，相互保持着聯繫，迅速的向目的地前進。突然，照明彈亮了。隨着而來的是“敵人”搜索部隊倉促的脚步聲，他們和“敵人”迎面相遇了。雷爾康爬在地上，只覺得混身的血一股勁往頭上集中，在這片刻，他的心為許多豪邁的念頭所激動。平時他很愛看英雄故事，“萬水千山”中的紅軍幹部和戰士，英雄黃繼光、真正的戰士董存瑞，趙一曼，劉胡蘭……几乎所有的英雄人物都在他的腦子里閃過。“萬一……不，一定要完成任務，”他想。

原來“敵人”的行動完全是盲目的，只不過作作樣子，很快的又恢復了平靜。照明彈剛剛熄滅，他就向自己的戰友發出了前進的訊號，他們成功的通過了封鎖。

僅僅經過了一段很短時間的訓練生活，雷爾康就由一個新手鍛鍊成為一個機智勇敢的通訊兵了。“完不成任務”之類的字眼就此和他絕了緣。

一九五五年過去了，雷爾康終於以射擊和各種科目的優秀成績，贏得了優等生的稱號和在軍旗下照相的榮譽。

第二年，他當了付班長，後來又到營里射擊檢查組工作，担子更

重了。在革命的集体里，从来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：你不熟悉，集体帮助你，你不懂，大家教你，一旦当你度过了开初最艰难的日子，集体就会直接了当的向你提出要求：“来，该你来帮别人一把了。”

连队又增加了许多新同志，这些同志也和他刚入伍时一样，哪怕是起码的东西也不知道。不能怪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没学过，只有一星一点的教。不论何时，只要看到院子里有人在瞄准，用不着费心去找，这些同志中一定会有雷尔康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瞄准像绣花一样，又要细致，又要精确。”他就是依照这样的原则去帮助每个同志的。有许多次他都亲自搬住对方的指头教，像是一个耐心的老师教小学生写字那样。

他还记得有一个新兵，爬在射击台上，一直瞄呀瞄呀，总也不扣扳机，看看瞄准了，不听枪响，看看又瞄准了，还是不听枪响，整整拖延了差不多半个钟头才猛扣了一下，放下枪撒腿就跑。他想：“准是没打过枪，过分紧张了。”只得暂时休息下来，慢慢的说清道理，直到他心里亮堂了，才又继续打。

紧急集合，这就是训练中的战斗号令，不凑巧的是付射手病了，雷尔康必须要一个人同时担当两份工作。既要作射手，又要作弹药手，要不，有了机枪，没有弹药怎么行呢？

长途行军，又扛上这样重的东西，的确很不容易，偏偏在走的十分疲困的时候又开始爬山，只觉得喉咙里一阵发涩，气也喘不过来了，一步一步吃力的往上走，只盼望能快些爬上山顶，好放下枪，坐在草地上痛痛快快的休息一阵。

走近了山顶，迎面吹来一阵凉风，尽管还没有休息的命令，心里早已感到了莫大的轻松，特别是雷尔康，他的腿已经不太听使唤了。

“同志们，占领对面的高地，跟我来，冲啊！”

疲乏折磨着人，更恼人的是想休息的意念也在作怪，机枪在肩上越发重起来，只是因为战士的职责在鼓舞着他，才没有晕倒。他知道一个战士对命令是绝不能打折扣的。

“占领阵地，构筑工事！”这是又一个命令。

这时他已无暇想到更多，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在心里重复着：

“执行命令”。他坚持的执行着命令。

工事構築起來了，連長走過來，發現了雷爾康身邊沒有付射手，猶豫了一陣，沒有說話，自然他是明白的，几十公里的急行軍，接着又是嚴格的戰鬥準備，完成這樣的任務當然是很困難的，只有戰士才能克服所有的這些艱難，把工作進行到底。

雷爾康已經成了一個能出色的完成各種任務的好戰士。五月里，他當選為代表，出席了軍區召開的青年團代表會議。在這次會議上，他又正式被選為出席全國第三屆團代會的代表。現在他已是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預備黨員了。

當我訪問他時，他剛從昆明開團代會回來，決心以更優異的成績迎接全國團代會的召開。在回到連隊的下午，連長囑咐他休息，他沒有休息，立刻就投入了預習。我們談話的第二天，他要去打輕機槍基本射擊第二練習，因為練的時間短，我有些為他擔心：“千萬不要……”

其實這種顧慮也是多餘的，因為連隊的指導員早已告訴過我：“不怕，他是有把握的！”

又過了一天，我想去給雷爾康同志拍張照片，順便也好看成績。我一走進連隊辦公室，指導員就告訴我：“又是優秀。”

已經連續取得了數十次的優秀成績。當他的久經鍛鍊的指導員也對他說出：“不怕，他是有把握的”這句評語時，可以想像得到有多少困難被他熬過了啊！

用雷爾康自己的話來說：“作為一個戰士，最重要的是學會克服一切困難；要是不會戰勝困難，那還稱得起是什麼戰士。”是的，在戰士的道路上是有許多困難的，如果沒有一顆堅強的心，困難就會向你示威，可是雷爾康沒有被困難嚇倒，他走過來了。現在，他終於可以望着所有人的眼睛，毫無愧色的說出“我是一個戰士”這句話了。

謝謝你，我的好班長！

——某部一支隊班長王興仁的成長

潘克昌

一九五五年初，处于农閒期間。我和村里的一羣伙伴們，一起来到了一个披着叢林的小山丘上。这里距我住的村子，只不过是十多里路，每年农閒季节，我們都要到这里来燒炭，这是我們的一种付業生产。

一天清晨，殘冬的白霧还沒完全消散，太陽的光輝透过那濃密的叢林，剛剛照到那被夜晚露水淋湿了的木柴上。一羣小伙子正忙着裝窰的时候，村里砍柴的伙伴們已經上山来了。他們給我送来了大哥的来信。上面写着几行歪歪斜斜的小字：

“……你走时託我打听国家征兵的消息。昨晚咱們村上开了大会，县里兵役局的王助理員也参加了，还作了關於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报告，說在一兩天內就要报名完畢。……”

接这封信时，我正在窰上裝窰，当时也許因为过份兴奋的原因，我忘了自己是站在什么地方，要不是別人提醒我，差点就把窰頂跳塌啦！

伙伴們看到我接信后的那股乐勁，都議論我一定有什么好消息。和我最要好的王保，还認為家里要我赶回去結婚哩！在我洗罢手，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終於把要报名应征，去参加人民解放軍的消息告訴了伙伴們。王保那兩顆大眼珠，老拿着我看，象为我高兴，也象有些留恋。小伙子們都搶着为我收拾行李，連飯也沒吃，我就返回村里

了。

到家，匆忙的吃了兩碗飯，我便去找鄉長報名。王鄉長笑着對我說：“報名行啊！可你哪有把握能考上？”這句話問得實在沒根據，因為他是我的長輩，要不，我就要頂他几句。我回答說：“試試看吧！”

其實，象我這樣粗壯的小伙子，早在一九五二年，我十六歲的時候，已經就是一名不壞的民兵啦！曾經和其他民兵一起，消滅過思普區最頑固的匪首。一九五二年的四月，組織上就吸收我加入了青年團。憑當了這三年的見習解放軍——民兵，加上我這付強壯的身體，當然，我可以成為一名戰士。

二月五日，這是我記憶里最難忘的一天。鄉長轉給我一張通知單，要我廿日到區里報到。我知道一定是檢查合格啦！我拿着通知單看了好幾遍，心里格外感到高興。我將要踏上保衛祖國的榮光崗位了！人的一生，有幾次會比這使人更加興奮哩！

我把這消息告訴了大哥，他笑着對我說：“好好準備一下，去吧！咱們家也总算出了個解放軍啦！家里一切我會料理，只希望你好好練本領，多學些知識”。

在入伍前的日子裡，思想一刻也不能安靜下來，每天總是稚氣的幻想着軍隊里的一切：在這個大學校里，既能保衛祖國，又能學到各種本領，如果要能碰上好班長，那一切真太理想了。

二

微風伴着春天的陽光，歡送着一羣穿新棉軍裝的年青戰士。軍用車，一輛接一輛的，穿過那重重起伏的山巒，載負着一批邊疆的新客人，行駛在一條通往邊境的公路上。連續幾天乘車，我們來到了邊疆。

編隊時，我被編到了機槍連，連里又把我編到七班。班長雷天增來連部帶我時，見面就看着我笑，搶着替我拿上揹包，把我領到了班里，老戰士們也都跑來向我握手問好。班長接着告訴大家幫我搭床，他呢！便和我扯起了家常。“說吧”他問我：“你有些什麼困難？”我想了半天，才入伍嘛！如果要說困難，現在也很難預想到。當時我喉嚨里象被棉花塞住似的，什麼也說不出來，只說了聲：“什麼困難

也沒有，只怕今后學不好。”“是啊！要學好是需要好好努力的，不過，以後學習中要有困難，我們可以常在一起研究。”班長拍着我的肩，這樣對我說。

我和班長的這次談話，因為我有些胆怯，吞吞吐吐的沒說個名堂，因為這，我真有些惱恨自己。然而，我覺得班長一定是個好班長。

入伍不久，部隊進入緊張的訓練。

一天，吃罷早飯後，訓練科目是“排的隊形”。當班長下令架槍時，本來我是射手，我的位置應該是向左轉，結果我弄成了向右轉。當時搞得我面紅耳赤的，真有些狼狽。班長突然嚴肅的看着我，批評我做動作思想不集中，連左右也分不清。當時，雖然我不敢說什麼，但心里却暗暗的想：這又不是什麼大錯誤，班長怎麼這樣厲害。下操後，我見班長也不多理我，思想真苦惱極啦！

晚間，下了自習以後，班長約我出去散步。開始，我有些害怕，想到一定是要批評我上午做錯動作的事。可是，卻不然，走不了几步，他便問我：“怎麼樣，思想不愉快嗎？”真怪！怎麼班長會看出我的心事呢？我只好坦率的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他，也檢討了自己的不對。但，班長卻笑着對我說：“沒什麼，不會或不熟悉的东西還很多，只要認真學，什麼都可以學好。”他看了看我的眼睛，又繼續說道：“我對戰士的缺點和錯誤，一向是不遷就的。遷就的結果，就會阻礙你們的進步。今天當你做錯了動作的時候，我就批評了你……”

這次談話，使我懂得了班長的嚴格要求是對的。我下定決心，要嚴格要求自己。

也怪！事實總不象想象的那樣容易。當然，我承認，班長倒是個好班長，但也有些使人憋屈的地方。每次做動作時，只要有一點不合乎要求，他就要你重做。一天，他檢查我的騎槍射擊預習，連續就叫我做了四五遍，每次不是說瞄準點偏高、偏低，就說我停止呼吸過早，要不就和我一起臥在地上，仔細地觀察我擊發時的各種毛病，並親自為我示範。反正，他每次檢查你的瞄準時，總是非要使你達到要求才行，使人感到有些過份的嚴格。

一天晚上，我鼓足勇氣向班長提了意見，沒想到，他不但不檢討自己，反給我作了很多解釋，說什麼：“開始就讓你們馬虎，今後就

不能学好，再说，看到战士的缺点不管，那是一种对祖国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”等等。当时在会上，我还有点想不通，下来一想，班长说的是对的。从此，我知道了，一个真正的好班长，他不仅生活上要能关心战士，更主要的是对战士的学习和进步，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。而我们的班长雷天增同志，正是这样。

三

四月开日的清晨，连里进行了第一练习实弹射击。连长要我参加第一射击组射击。

初上靶台，心啊，就象揣有兔子一样，跳个不停。不知怎么的，当时确实是想到自己的决心保证书，甚至还想到大哥的嘱托。我暗暗地在鼓励自己，要沉着，决不能在这节骨眼上丢丑。不管怎样，到打的时候，我总算还能克制自己，一切动作都按要领办事了。平时练习很重要，只要练习好，到靶台上心里就少慌。打完以后，心里有八成把握是可以确定打优秀的。真的，靶上飘起红旗，报靶员放大嗓子，喊道：“二号靶命中29环！”这一下，我高兴得直闷笑。这消息马上传遍了整个射击预习场，大家都用羡慕的微笑迎着我，还没去到预习地线，战友们一大群把我团团围住，要我给他们“介绍经验”。我真不好意思，连长、指导员说：“讲吧！你是怎么打的，就怎么给大家谈谈吧！”

这就只得谈谈了。我考虑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实在没啥说的，要說麻，只有先从平时怎么进行射击预习说起吧。”

“……首先，射击预习，我是每天都坚持了的。有时下雨，我就缩短距离瞄小靶，在屋檐和室内进行瞄准，要不就在俱乐部的黑板上，划上小靶进行预习。每次预习时，班长都和我们一起，反复作检查，根据班长的检查鉴定，自己认真体会，反复练习。从经常练习过程中，我体会到，一个射手，要能达到正确的瞄准，是不太困难的，但如果到击发时仍能正确掌握手中武器，达到正确命中，这却需要一段艰苦的努力过程。有一天，我正在进行自动枪预习，不多会儿，班长便拿着瞄准检查镜走来，检查了我的瞄准。开始，虽然他已发觉了我的瞄准还有些误差，经他指出后，瞄了无几枪，他就告诉我：‘以

后射击，瞄准基线就应该象刚才这样，你瞄的很正确。’当他由地上立起，正想去检查其他几个同志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我的枪托跑出了肩窝，于是又卧下，把瞄准检查镜又按好，他要我击发让他看看。我击发后，班长说：‘现在你不要动枪，看看准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’，我一看，糟糕，怎么会连靶子都对不着呢？班长这时看着我的眼睛说道：‘射击是一项细致的活，不能满足一点。虽然你瞄准很好，可是击发呢？你注意到了吗？’我低下头，不知应该怎样回答。班长又说：‘击发时，你注意到枪托抵到了什么地方了吗？还有，扣压扳机，不断检查瞄准基线，……这些你都注意了没有？’”

当我发言还没完，和我一起入伍的王恭海抢着说：“你现在还是谈谈你刚才是怎么打好的吧！”我知道，下组该轮到他射击了，所以才显出这付着急的样子。我说：“行啊，现在就说说我怎样打的一点体会吧！”

“这方面，说不定也还是老一套，要能打好，象大家常说的，心不要慌，要沉着。仅仅这样是很不够的，更主要的是：当射手瞄准正确并加大扳机压力，到扳机扣压接近三分之二左右时，应继续检查和修正准瞄基线，监督准星的平正，停止呼吸，达到正确击发，这样是有把握命中的……”

晚点名时，指导员在队前表扬了我的苦练精神。不几天，上级机关给了我青年团内通报表扬的奖励，俱乐部的光荣榜上，也写上了我的名字。当然，不能骄傲自满，可是当时我暗暗地确实为自己所获得的成績感到满意。

晚上，班长找我谈话。鼓励我还应该好好努力，并对我说：“这只是开始。对一个战士来说，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哩！”

四

在上级和我们班长的经常鼓励和帮助下，从去年参军到现在，我先后共进行了十次实弹射击，其中有重机枪七次，骑枪一次，自动枪两次，每次都获得了优秀成绩。

五个月以前的一个晚上，我正在为组织上要我担任班长的事纳闷，连部通讯员来了，通知我到指导员那里去。到了连部办公室，按

条令規定，我喊了声“报告”，进去敬罢礼，經許可，我在指導員的对面坐下了。

“因为你們班長明天要住学去，上級决定由你担任七班班長。今天連長已宣佈了命令，看你有啥意見。”指導員把一缸开水放在我的面前，和我們班長一样，也是看着我的眼睛，这样問我。

“工作是有困难。你知道，我是入伍还不到一年的新兵，經驗办法都少，况且，領導好一个班……”

还没等我說完，指導員就說：“你是个好战士，只要好好努力。七班，去年是全連的优秀班，今年，只要大家努力，是可以巩固的……”

晚間就寢后，差不多整整一夜，我翻来复去的睡不着，兩只乾澀的眼睛，象給什么撐住似的，怎么也不能閉在一起。全班战士的形象，在腦子里不停的翻滾着。班里六个人，除我以外，都还没打过重机枪。三个新战士，連槍都沒有摸过。原来的老战士都已經复員了。又想到过去的一年，班長是怎样領導全班的，又想到自己才批准入党，該怎样讓組織上考驗自己……越想越不能入睡。

深夜，我第二次起床，帮战士拉好了蚊帳，盖好被子，我又躺到床上，不知怎么的才入睡了。

第二天，付班長和我一起，研究了班里的情况，我們分了工。付班長楊恭海是全营有名的体育能手，体育方面，他不仅經常測驗都是五分，还曾經参加过体育表演。于是，就確定他除了負責全班的行政管理外，还負責班里的体育訓練。我呢？搞全班的射击和政、文学习，这种分工虽很簡單。却給工作帶來了不小的好处。經常可以看到，付班長不是在輔導大家上槓子、跳木馬，就是檢查大家正規生活的执行情况。每天，我倆都要抽空一起研究班里的情况，看那几个战士学得好，該对誰进行輔導等等。

中午，边疆五月的烈日，象火一样，陽光照射在人的身上，热辣辣的。班里第一互助組長周荣生，正和兩個战士一起，討論着怎样开展互助的問題。战士楊白三和龔学明兩人，正为誰該是互助者和被互助者，热烈的展开爭論。

“……互助就應該是互相帮助。”老远就听到这是楊白三的声音

音。

“……虽然是这样，实际上，学习不好的人，他怎么能帮助别人呢？”

“谁也不是十全十美的。一个人，如果他真是什么都学得很好，也不能说明，他可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”杨白三在这样说的时侯，显然是有几分生气了。

“应该说，互助就是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互助者也是被互助者，而被互助者也应该是互助者才对。”当冀学明还想继续争辩的时候，我已走了过去，和他们一起坐下，而且这样说。经过解释后，冀学明也同意了这一看法。

当时，我觉得全班有必要正确对待互助问题。根据这次争论，我向全班作了教育。此后，班里的互相学习空气更加浓厚了。打这以后，我更加懂得了过去老班长常对我说的一句话：“无论那个人，只要善于学习，注意从实际生活中锻炼提高自己，什么时候，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……”

距离正式实弹射击，只差两天了，下午，我又一次地检查了全班战士的射击预习。新战士李元成眼疼，我反复检查了他四五遍，瞄准点总是偏高。当时他的瞄准技术，要打优秀还不行。我几次帮他纠正都不行，使我很焦急，真想说他几句。可是，马上我又回忆起：老班长不是也曾经这样再三帮助过我吗？他还给我示范哩。李元成现在因为眼疼的关系，瞄不好，我这当班长的，怎么能对他发脾气呢！于是，我立刻冷静下来，耐心地连续做了几次正确瞄准，把枪架固定好，叫李元成反复看了好几遍。最后，他就是能正确瞄准了。

射击这天，连里又确定我先打，我打重机枪已经是第七次了。过去每次都是优秀，如果不注意，今天可说不定会丢醜。还没上靶台时我心里就一直这么想。结果，十发子弹都全命中了。

射击结束后，团里来了一个拿照相机的同志，和指导员一起，坐在两堆乾土坎上，指导员向拿照象机的同志说：“……七班去年射击除一人有一次射击是及格外，其余每种武器每人都是优秀。今年两次射击，除一人良好外，其余又全部获得了优秀。”之后，拿照象机的同志，给我们全班照了集体象。人在照象时总是不自然的，可是我当



陳傳理 插圖

时倒沒觉得，因为当时我在想我們的老班長。当时如果他在的話……

今年八月，班里評选積極分子时，大家都提我。出紀念“八一”的牆报时，战士李元成在稿子中写道：“我很想不到，我能在射击时打优秀。要不是班長耐心、严格的檢查和幫助，說不定还不及格哩！我誠懇地感謝班長……”其實，他这种想法，和我当初对班長雷天增同志的想法，簡直是一模一样。真的，象我这样在家只会种田和燒炭的人，要不是上級，要不是我的好班長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

所以，在我出席軍区積極份子會議的头一天晚上，我写了一封信，向我的好班長雷天增同志彙报了全班的情况。信的最后，我这样写着：“……謝謝你，我的好班長！”

景頗族人的好子弟

——迅速成長着的付連長祁老同志

一 木

“進步真快！才兩三年就当了付連長。”

“過去，他以為朱總司令的照片就是共產黨的照片！現在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他都能看了。”

.....

在軍區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，有些人常常這樣談論着某部付連長景頗族人祁老同志；有的人經常找他，幫他整理典型發言稿；有的人忙着給他拍照。一天，雲南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說要請他“錄音”，促使我去作些準備，找祁老大談了半天後，我才直接了解到：原來，人們這樣作，不僅僅因為他是一個景頗族出身的付連長，還因為，從他的聲音里，可以清晰地聽出一個景頗族人、和整個景頗族人前進的腳步聲。

提起景頗族人，人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“刀耕火種”的生活。是的，祁老大和他的爺爺，世世代代都是這樣過的。他們居住的村寨，緊靠着國境邊沿。那里，天連着山，山連着天。他們，就在这重疊起伏的山梁脊背上，辟出一片一片的坡地，每天、每年，他們頂着星月，踏着晨霧，不停地在这里撈掘，從來沒有吝嗇過自己的力和汗，可最終却只能從地里拾回一些苦蕎，和數量有限的包谷。“國民黨不來還不算苦啊！”祁老大告訴我說，“有一次，國民黨軍隊來到了他們寨子，就象闖進來一羣瘋狗，很快，全寨的糧食、雞、豬，連小猫小狗，都給他們殺了、搶走了，房子也給燒了。寨子裡的景頗族人氣得暴跳，年青人揮起利刀就要去拼，但反動派的槍口對准他們了，